原始閩北區方言裡的*ə

秋谷裕幸 [Hiroyuki Akitani]
愛媛大學/Ehime university

本文在Jerry Norman (1969)和孫順(2016)的基礎上，在原始閩北區方言的韻母系統裡構擬了*ə組韻母(*əˋ*iəˋ*əuˋ*əŋˋ*iəŋ)。

關鍵詞: 閩北區方言, 原始閩北區方言, 音韻史, *ə

1. 問題的提出

Jerry Norman (1969)利用閩北區建陽和建甌二地方言的材料構擬了Proto Western Min。而在Jerry Norman (1981)裡，「Western Min」除了建陽和建甌二地方言以外還包括了永安方言和將樂方言。所以，Jerry Norman (1969)所構擬Proto Western Min有可能不等於原始閩北區方言。後來，在羅傑瑞(1986)裡他構擬了「原始閩北方言」的部分聲母，說明當時他所設想的譜系分類上應該有「原始閩北方言」的節點。由此，本文把Jerry Norman (1969)的Proto Western Min理解為原始閩北區方言，經由原始西部閩語追溯到原始閩語。建陽代表閩北區的西部方言，建甌則代表東部方言。所以，雖然只有兩個代表點，但Jerry Norman (1969)構擬出來的原始語完全可以作為閩北區方言音韻史的參照系統。

之後，有幾篇討論原始閩北區方言音系的文章發表，如Zev Handel (2003)或秋谷裕幸(2017)，但一直沒有人進行原始閩北區方言音系的系統性研究。儘管這種研究無疑是閩語音韻史最重要的研究課題之一。

直到2016年孫順先生發表了他的博士論文《原始閩北語的重新構擬及演變》，提出了很多與Jerry Norman (1969)不同的觀點。比較兩位學者的原始閩北區方言音系，我們就再一次對構擬所依據方言材料的重要性加深了認識，因為孫順(2016)裡的眾多新觀點都是以新的方言材料為基礎的。與此同時，我們還可以瞭解到閩北區方言音韻史的課題所在。

受到兩位學者的啟發，本文研究一個有關原始閩北區方言韻母系統的問題。在筆者看來，原始閩北區方言的韻母系統中可以構擬以央元音*ə為主要元音的一組韻母，即*əˋ*iəˋ*əuˋ*əŋˋ*iəŋ。

https://doi.org/10.1075/lali.00043.aki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3 (2019), **283–308**
ISSN 1606-822X / E-ISSN 2309-5067 © ILAS

本文主要用九個閩北方言的材料：峽陽、迪口、松溪、鎮前、石陂、建陽、崇安、楓溪、臨江。邵將區方言與閩北區方言關係十分密切，本文選用順昌和光澤方言作爲參考點。請注意，本文構擬原始閩北區方言形式時不考慮這兩地邵將區方言的材料。「寧德」是秋谷裕幸(2018)所構擬的原始閩東區寧德方言，可以代表沿海閩語的情況。本文中調類一律在音節的右上角用代碼表示：1-陰平、2-陽平或陽平甲、9-陽平乙、3-陰上或上聲、4-陽上、5-陰去、6-陽去、7-陰入、8-陽入。如果某字無單字調或單字調不明，則只把連讀調標在「-」後。上古音根據William Baxter & Laurent Sagart (2014)，中古音根據平山久雄(1967)。不符合語音對應規律的讀音用括號括起來，並在音標後面標出「聲!、韻!、調!」，分別表示聲母、韻母、聲調（調類）不合語音對應規律。

2. 原始閩北區方言韻母系統

首先介紹Jerry Norman (1969)和孫順(2016)所構擬原始閩北區方言的韻母系統。例字儘量使用相同的字。

2.1 Jerry Norman (1969)

Jerry Norman (1969)構擬了35個韻母，包括自成音節*ŋ在內：

	*i米是死屎十七日	*u蘆糊初富角讀曝	*y書輸跪水肥出竹
*a茶加蝦答甲百麥	*ia寫車也脊隻壁	*ua瓜瓦掛畫	
*ai排鞋買蹄雞八節		*uai血	
*au刀早好飽咬教流	*iau燒笑趙條		
*e來菜狸使漆賊錫	*ie剃離接帖鐵食	*ue拖破麻海帶辣	*ye鵝蛇開快皮紙雪
*eu老掃頭厚豆留晝			
*o鎖去盒薄落桌	*io茄補箬藥借尺	*uo果	
*ui螺袋杯雷滑骨國	*iu柱樹秋手九舊		
	*iŋ鹹心針新認兵城	*uŋ放雙東工蟲夢蜂	*yŋ酸卵門村孫問
*aŋ蠶三衫甜坑病晴	*iaŋ行走平命輕姓兄	*uaŋ橫	
*aiŋ間板千硯等瓶			
	*ieŋ染鹽添錢年前	*ueŋ傘肝山盤滿算	*yeŋ囝建船園飯近
*oŋ敢糖缸長形床江	*ioŋ張香上樣	*uoŋ黃	
*oiŋ銀輪雲龍塚胸			
*ŋ□不			

這個韻母系統很平衡，沒有不自然的空格，而且與現代閩北區諸方言的韻母系統較為相似，顯得很「眼熟」。

2.2 孫順 (2016)

孫順(2016)則構擬了40個韻母：

	*i米死屎十七日鯽	*u蘆糊苧初富角腹	*y書鋸蛀雨竹綠
*a茶加蝦答甲百麥	*ia寫車削摘脊壁	*ua瓜瓦掛話	
*ai排鞋買蹄雞八節		*uai拖麻海帶割血	*yai鵝蛇快紙
*au飽炒咬孝	*iau燒笑朝早飯條		
*ɑu刀早好教流			
*e漆虱踢錫	*ie弟匙接帖鐵食		*ye開皮雪月
		*uei螺袋杯雷骨國	
*eu老掃頭厚豆留晝			
*o鎖去薄落桌	*io茄補箬藥借尺	*uo果貨郭	
*ɵ來菜狸使賊直			
*ui跪水肥出	*iu柱樹秋手九舊		
	*iŋ染鹽添錢年前	*uŋ黃	*yŋ船願根近
*aŋ三杉店坑病晴	*iaŋ行走平命輕姓兄		
*aiŋ蠶間填釘星		*uaiŋ難肝山盤滿算	*yaiŋ鱔囝關~門園
*ɑŋ放雙東工蟲蜂			
*ɑiŋ板剪千硬			
	*ieŋ鹹心針新認兵		
		*ueiŋ銀筍春宮凶	
*euŋ飲米湯等層			
*oŋ敢糖缸長形床江	*ioŋ張香上樣		
*ɵŋ雲窮濃龍			
*uiŋ酸卵盆村孫粉			

這個原始閩北區方言韻母的新系統有一些很重要的改進。比如，從Jerry Norman (1969)的*ye、*yeŋ韻當中把*yai、*yaiŋ韻分離出來；把Jerry Norman (1969)的*y韻分成*y韻和*ui韻；把Jerry Norman (1969)的*au韻分成*au韻和*ɑu韻。

3. 原始閩北區方言裡的單元音*ə

孫順(2016: 37–38, 69–70)根據松溪、鎮前和赤岩的表現把Jerry Norman (1969: 217)的*e分成*e和*ɵ。比如：

	閩北[1]	嵐谷	建甌	鎮前	赤岩
錫	*se^{3}	ɕie^{7}	sɛ^{7}	ɬe^{3}	se^{3}
色	*sɵ^{3}	ɕie^{7}	sɛ^{7}	ɬœ^{3}	sɵ^{3}

1. 「閩北」是指原始閩北區方言。

前者轄字和後者轄字分別稱作「錫」類字和「色」類字。[2]

分立兩個不同的原始韻母是正確的。問題是「色」類字的音值*ə。[3]

這一類字的主要元音在其他閩語裡一般都讀非圓唇元音。比如，賊：廈門tsʰat^{8}｜仙游tsʰɛʔ^{8}｜原始寧德*tʃʰɛt^{8}｜順昌tsʰɛ^{8}。原始閩語裡的音值應該也是*ɛ之類的非圓唇元音。如果把它的原始閩北區方言形式擬作圓唇元音，自原始閩語至建甌方言之間我們就要假設這樣的演變過程：非圓唇$_{原始閩語}$＞圓唇$_{原始閩北}$＞非圓唇$_{建甌}$。當然這種回頭演變是有可能的。不過，如果有別的方案，我們就不妨先試試看。筆者認為「色」類字的原始閩北區方言的音值也可以擬作*ə。

*ə韻在各地方言中的表現如下：

閩北	峽陽	迪口	松溪	鎮前	石陂	建陽	崇安	楓溪	臨江
*ə	ɛ	ɛ$_{其他}$ ai$_{*8}$	œ	œ	e	e	ie	ie	e

在峽陽、石陂、建陽和臨江，*ə的舌位前移，變成了[e ɛ]。崇安和楓溪的[ie]是[e]的進一步發展。這個演變與*əu韻的演變基本上平行。參看下文4.1節。迪口方言裡發生了以調類為條件的分化，逢*8調時讀作[ai]，其餘則讀[ɛ]。從「錫」類字(*e)的語音對應來看，逢*7調時「北、德」等字[ɛ]韻的讀音應該是來自建甌城關方言等外方言的讀音。參看秋谷裕幸(2008: 68)、吳瑞文(2015: 503)。以下舉出三個「錫」類字：

閉
峽陽(pue^{4}韻!)｜迪口pɛ^{5}$_{~氣}$｜松溪——｜鎮前pe^{5}$_{~氣}$｜石陂pe^{5}$_{~氣}$｜建陽——｜崇安pie^{5}悶；捂｜楓溪pie^{5}$_{~氣}$｜臨江pe^{5}$_{~人:憋氣}$｜閩北*pe^{5}；順昌pɛ^{5}$_{~氣}$｜光澤pi^{5}$_{~氣}$；寧德*piɛ^{5}；上古*pˤi[t]-s｜中古pei$_{去}$。
[說明] 峽陽的[pue^{4}]來自早期的*pi^{5}。音變過程是：*pi^{5}＞*pəi^{5}＞*poi^{5}＞*poe^{5}＞pue^{4}。

密
峽陽mɛ^{1}｜迪口mai^{8}｜松溪mie^{8}｜鎮前me^{5}｜石陂me^{2}｜建陽me^{8}｜崇安mie^{8}｜楓溪mie^{8}｜臨江me^{4}｜閩北*me^{8}；順昌mɛ^{8}｜光澤mɐ^{6}；寧德*mɛt^{8}；上古*mri[t]｜中古mɪĕt。

漆
峽陽tsʰɛ^{7}｜迪口tsʰai^{7}｜松溪tɕʰie^{7}｜鎮前tsʰe^{3}｜石陂tsʰe^{7}｜建陽tʰe^{7}｜崇安tɕʰie^{7}｜楓溪tɕʰie^{7}｜臨江tsʰe^{7}｜閩北*tsʰe^{7}；順昌tsʰɛ^{2}｜光澤tʰi^{7}；寧德*tʃʰik^{7}；上古*[tsʰ]i[t]｜中古tsʰiĕt。

可見，迪口方言中[ai ɛ]的分化是以*7、*8調和其他調類之間的區分為條件的。

---

2. 對與中古音之間的對應關係而言，兩類字既有舒聲韻也有入聲韻。

3. 吳瑞文(2015: 505–506)把「色」類字在共同閩北方言裡的讀音擬作了*aik。這一原始形式要和「八、節、瞎」等字的原始形式衝突。

在松溪和鎮前，本文認爲都發生了*ə>œ。

在閩東區方言北片的一部分方言中，梗攝二等的文讀音以[œ]為主要元音。比如，壽寧：生~活sœŋ^{1}｜行~賄xœŋ^{2}；拆tsʰœʔ^{7}。借源方言當為官話方言。官話方言裡這些字一般以[ə]為主要元音。壽寧方言音系裡構成音位對立的元音有[i y ɛ œ a ɔ u]，不存在[ə]。壽寧方言沒用[ɛ a ɔ]而用[œ]來代替了官話方言裡的[ə]，説明就聽覺而言[ə]和[œ]有所相近。這可以視爲*ə>œ的旁證之一。類似的語音演變也發生在粵語廣州方言當中。比如「信」*syəN^{5} >søN^{5} [4](Tsuji Nobuhisa 1980: 233)。

除此以外可能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跡象。鎮前方言和赤岩方言裡發生了*ɨ>y，在松溪方言裡則發生了以*x聲母為條件的*ɨ>*y>œy。這種語音演變與*ə>œ平行，都是央元音的前移並圓唇化，很可能是同時發生的。舉一例：

嬉玩兒
峽陽xi^{1}｜迪口hi^{1}｜松溪hœy^{1}｜鎮前hy^{1}｜石陂xi^{1}｜建陽xi^{1}｜崇安xi^{1}｜楓溪xi^{1}｜臨江hi^{1}｜閩北*xɨ^{1}；順昌hi^{1}｜光澤——；寧德——；上古——｜中古hɪəɪ平。

赤岩方言發生了*ə>ɵ，而這個方言中也發生了*ɨ>y。例如「嬉玩兒」讀作[ɕy^{1}]。

假設*ə>œ、ɵ的語音演變有利於對松溪、鎮前以及赤岩三個方言音韻史的系統性理解。

以下舉出和*ə韻的部分例子：

北
峽陽pɛ^{7}｜迪口(pɛ^{7}韻!)｜松溪pœ^{7}｜鎮前pœ^{3}｜石陂pe^{7}｜建陽pe^{7}｜崇安pie^{7}｜楓溪bie^{7}｜臨江be^{7}｜閩北*pə^{7}；順昌pɛ^{2}｜光澤pɐ^{7}；寧德*pœk^{7}；上古*pˢək｜中古pək。

墨
峽陽mɛ^{1}｜迪口mai^{8}｜松溪mœ^{8}｜鎮前mœ^{5}｜石陂me^{2}｜建陽me^{8}｜崇安mie^{8}｜楓溪mie^{8}｜臨江me^{4}｜閩北*mə^{8}；順昌mɛ^{8}｜光澤mɐ^{6}；寧德*mœk^{8}；上古*C.mˢək｜中古mək。

德
峽陽tɛ^{7}｜迪口(tɛ^{7}韻!)｜松溪tœ^{7}｜鎮前tœ^{3}｜石陂te^{7}｜建陽te^{7}｜崇安tie^{7}｜楓溪die^{7}｜臨江de^{7}｜閩北*tə^{7}；順昌tɛ^{1}｜光澤tɐ^{7}；寧德——；上古*tˢək｜中古tək。

□水果等成熟
峽陽——｜迪口(tɛ^{7}韻!)｜松溪——｜鎮前tœ^{3}｜石陂te^{7}｜建陽te^{7}｜崇安tie^{7}｜楓溪die^{7}｜臨江de^{7}｜閩北*tə^{7}；順昌——｜光澤tɐ^{7}；寧德——；上古——｜中古——。

4. *y代表了介音*i。

直
峽陽tɛ^{1}｜迪口tai^{4}｜松溪tœ^{6}｜鎮前tœ^{6}｜石陂te^{1}｜建陽te^{8}｜崇安tie^{8}｜楓溪hie^{8}｜臨江tʰe^{4}｜閩北*tə^{8}；順昌tʰɛ^{8}｜光澤hy^{6}；寧德*tit^{8}；上古*N-t<r>ək｜中古ḍiə̯k。
[說明] 楓溪的[hie^{8}]來自早期的*tʰie^{8}。楓溪和臨江方言中，原始閩北區方言的塞音、塞擦音逢8調時不管清濁都變成送氣清塞音、塞擦音。關於這個演變，請參看秋谷裕幸(2014)。

苔青苔
峽陽(tʰue^{2}□$_{san}^{1}_{\sim,韻!}$)｜迪口tʰɛ^{2}$_{綠\sim}$｜松溪tʰœ^{2}$_{綠\sim}$｜鎮前(li^{2}$_{青\sim,聲!韻!}$)｜石陂(tʰai^{5}$_{青\sim,韻!}$)｜建陽tʰe^{2}$_{青\sim}$｜崇安(hai^{2}$_{青\sim,韻!}$)｜楓溪(ha^{5}$_{青\sim,韻!}$)｜臨江(daɛ^{2}$_{青\sim,聲!韻!調!}$)｜閩北*tʰə^{2}；順昌tsʰe^{5}$_{青\sim}$｜光澤hai^{2}$_{青\sim}$；寧德*tʰi^{2}$_{青\sim}$；上古——｜中古dʌi$_{平}$。
[說明] 峽陽的[tʰue^{2}]是早期形式*tʰi^{2}的進一步發展，顯然是來自閩東區方言的借詞。音變過程參看上文「閉」字的說明。另外，也許我們可以根據石陂、崇安和楓溪的讀音構擬另外一個原始閩北區形式*tʰai^{2}。

來
峽陽lɛ^{2}｜迪口lɛ^{2}｜松溪lœ^{2}｜鎮前lœ^{2}｜石陂le^{5}｜建陽le^{2}｜崇安lie^{2}｜楓溪lie^{2}｜臨江(li^{2}$_{韻!}$)｜閩北*lə^{2}；順昌li^{2}｜光澤li^{2}；寧德*li^{2}；上古*mə.rˤək｜中古lʌi$_{平}$。
[說明] 臨江的讀音應該是從浦城引進的。例如：浦城仙陽li^{2}。其他吳語：慶元（處衢片）lie^{2}。

栽動詞
峽陽tsɛ^{1}｜迪口tsɛ^{1}｜松溪tsœ^{1}｜鎮前tsœ^{1}｜石陂tse^{1}｜建陽tse^{1}｜崇安tɕie^{1}｜楓溪tɕie^{1}｜臨江(tsaɛ^{1}$_{韻!}$)｜閩北*tsə^{1}；順昌tsɛ^{1}｜光澤tsɐ^{1}；寧德*tʃai^{1}；上古*[ts]ˤə｜中古tsʌi$_{平}$。

□塞住
峽陽tsɛ^{1}$_{堵塞}$｜迪口(tsɛ^{8}$_{韻!調!}$)｜松溪tsœ^{8}｜鎮前tsœ^{5}｜石陂se^{1}｜建陽——｜崇安ɕie^{8}｜楓溪ɕie^{8}｜臨江(se^{3}$_{調!}$)｜閩北*dzə^{8}~*sə^{8}；順昌sɛ^{8}｜光澤sɐ^{7}；寧德——；上古——｜中古——。
[說明] 峽陽、迪口、松溪和鎮前的讀音與*dzə^{8}對應，石陂、崇安和楓溪的讀音則與*sə^{8}對應。石陂「塞子」說「□子」[dze^{2}te^{0}]。前字與*dzə^{8}對應。

菜
峽陽tsʰɛ^{4}｜迪口tsʰɛ^{5}｜松溪tsʰœ^{5}｜鎮前tsʰœ^{5}｜石陂tsʰe^{5}｜建陽tʰe^{5}｜崇安tɕʰie^{5}｜楓溪tɕʰie^{5}｜臨江(tsʰaɛ^{5}$_{韻!}$)｜閩北*tsʰə^{5}；順昌tsʰɛ^{5}｜光澤tʰɐ^{5}；寧德*tʃʰai^{5}；上古*s.r̥ˤəʔ-s｜中古tsʰʌi$_{去}$。

賊
峽陽tsʰɛ^{1}｜迪口tsʰai^{4}｜松溪tsʰœ^{6}｜鎮前tsʰœ^{6}｜石陂tsʰe^{1}｜建陽tʰe^{8}｜崇安tɕʰie^{8}｜楓溪tɕʰie^{8}｜臨江tsʰe^{4}｜閩北*tsʰə^{8}；順昌tsʰɛ^{8}｜光澤tʰɐ^{7}；寧德*tʃʰɛt^{8}；上古*k.dzˤək｜中古dzək。

狸野貓
峽陽sɛ^{2}貓~｜迪口łɛ^{2}貓□tsi^{7}~｜松溪sœ^{2}貓~｜鎮前łœ^{2}貓~｜石陂se^{5}貓~｜建陽se^{2}貓~｜崇安çie^{2}貓~｜楓溪çie^{5}狐狸^{5}｜臨江——｜閩北*sə^{2}；順昌ʃɛ^{5}貓~｜光澤——；寧德——；上古*p.rə｜中古liəɪ平。

使用
峽陽sɛ^{2}｜迪口łɛ^{3}｜松溪sœ^{3}｜鎮前łœ^{3}｜石陂se^{3}｜建陽se^{3}｜崇安çie^{3}｜楓溪çie^{3}｜臨江se^{3}｜閩北*sə^{3}；順昌ʃɛ^{3}｜光澤sɐ^{3}；寧德*θai^{3}；上古*s-rəʔ｜中古ʂɪəɪ上。

澀
峽陽sɛ^{7}｜迪口(łɛ^{7}韻!)｜松溪sœ^{7}｜鎮前——^{6}｜石陂se^{7}｜建陽——｜崇安çie^{7}｜楓溪çie^{7}｜臨江se^{7}｜閩北*sə^{7}；順昌ʃɛ^{2}｜光澤sɐm^{7}；寧德*θɛp^{7}；上古——｜中古ʂɪěp。

色顏~
峽陽sɛ^{7}｜迪口(łɛ^{7}韻!)｜松溪sœ^{7}｜鎮前łœ^{3}｜石陂se^{7}｜建陽se^{7}｜崇安çie^{7}｜楓溪çie^{7}｜臨江se^{7}｜閩北*sə^{7}；順昌ʃɛ^{2}｜光澤sɐ^{7}；寧德*θɛk^{7}；上古*s.rək｜中古ʂɪək。

笠斗笠
峽陽sɛ^{1}箬~｜迪口(łɛ^{4}□lɔ^{8}~，韻!調!)｜松溪sœ^{6}□lœ^{9}~｜鎮前łœ^{6}單說｜石陂se^{1}箬~｜建陽se^{8}箬~｜崇安çie^{8}箬~｜楓溪çie^{8}箬~｜臨江se^{4}□lo^{4}~｜閩北*sə^{8}；順昌ʃɛ^{8}~子｜光澤sɐm^{7}~□hɐu^{-1}；寧德*lit^{8}~斗；上古*k.rəp｜中古liěp。

蕻植物的刺
峽陽sɛ^{1}杉~：杉樹的葉子｜迪口łai^{4}｜松溪sœ^{6}｜鎮前łœ^{6}杉~：杉樹的葉子｜石陂se^{1}｜建陽se^{8}｜崇安çie^{8}｜楓溪çie^{8}｜臨江se^{4}｜閩北*sə^{8}；順昌ʃɛ^{8}｜光澤sɐ^{7}；寧德——；上古——｜中古liək。
參看秋谷裕幸(2008: 280–281)。

力勤快
峽陽sɛ^{1}□xaiŋ^{2}~｜迪口łai^{4}｜松溪sœ^{6}｜鎮前(li^{5}使~，聲!韻!調!)｜石陂se^{1}~□tsʰai^{7}｜建陽——^{7}｜崇安——^{8}｜楓溪çie^{8}無~：不如人家｜臨江le^{4}使~，聲!｜閩北*sə^{8}；順昌ʃɛ^{8}□hɛ̃^{3}~｜光澤sɐ^{0}勤~；寧德——；上古*k.rək｜中古liək。

□翅膀
峽陽kʰɛ^{7}｜迪口——｜松溪kʰœ^{7}｜鎮前——｜石陂kʰe^{7}｜建陽kʰe^{7}｜崇安kʰie^{7}｜楓溪kʰie^{7}｜臨江kʰe^{7}｜閩北*kʰə^{7}；順昌kʰɛ^{2}｜光澤kʰie^{7}；寧德——；上古——｜中古——。
參看秋谷裕幸(2008: 275–276)。

---

5. 「野貓」說「野貓」[ɦia^{6}mɑɔ^{7}]。
6. 鎮前說「麻人」[ma^{2}neiŋ^{2}]。
7. 建陽說「□」[tʰai^{7}]。
8. 崇安說「□」[tʰai^{7}]。

正如孫順(2016: 70)所指出，原始閩北區方言的單元音*ə(即孫順2016的*ɵ)與上古音的*ə很好地對應。能夠構擬上古音的字當中，一個例外都沒有。相應的中古音則出現*ə、*ă、*ʌ、*ĕ，不如與上古音之間的對應關係整齊。原始閩北區方言與上古音之間這個語音對應值得我們注意，可視爲考察原始閩北區方言音系性質的重要跡象之一。與此同時它也能作為原始閩北區方言*ə構擬的旁證。

4. 原始閩北區方言裡以*ə為韻腹的韻母

原始閩北區方言既然具有單元音的*ə韻，那麼，我們可以進一步嘗試構擬以*ə為韻腹的其他韻母。

4.1 *əu韻

Jerry Norman (1969: 222–223)和孫順(2016: 40–41)都給「老、掃、頭、厚、豆、留、晝」等字構擬了*eu韻。這一類字下文簡稱「頭」類字。本文則建議把*eu改成*əu。

「頭」類字在各地方言中的反映如下：

閩北	峽陽	迪口	松溪	鎮前	石陂	建陽	崇安	楓溪	臨江
*əu	ɐu	eu	a	eu	əu	eu	iɐu	iɤu	eɯ

如果韻母系統裡不存在ə，*eu是唯一的選擇。現在我們構擬了單元音*ə，所以給這一語音對應也可以擬作*əu。本文沒有選擇*eu而構擬*əu的理由是：

1. 峽陽的[ɐu]和石陂的[əu]都具有央元音韻腹。
2. Jerry Norman (1981: 43)給「頭」類字構擬了原始閩語*əu。如果把「頭」類字的原始閩北區方言擬作*eu，我們就要假設這種回頭演變過程：*əu原始閩語＞*eu原始閩北＞*əu石陂。[9]
3. 「頭」類字往往與*u交替。跟*eu~*u的交替相比，*əu~*u顯得更自然一點，因為[ə]和[u]之間的舌位過渡距離更近。

迪口和建陽方言中，*əu發生了與*ə大致上平行的語音演變，即舌位元的前化。臨江的[eɯ]則為[eu]的進一步發展，也是建甌城關方言[e]的前身。在鎮前方言中，*əu和*ə的演變方向不一致。比如：

	閩北	迪口	鎮前	建陽	臨江	建甌
使用	*sə^3	ɬɛ^3	ɬœ^3	se^3	se^3	sɛ^3
瘦	*səu^5	ɬeu^5	ɬeu^5	seu^5	seɯ^5	se^5

9. 當然我們需要進行原始閩語和原始閩北區方言的全面比較。

崇安的[iɐu]和楓溪的[iɤu]的前身大概不是[əu]而是[eu]。因為[əu]裡的[ə]難以增生出[i]。這兩個方言中*ə、*e二韻和*əu韻的演變基本上平行。例如：

	閩北						楓溪		崇安
使用	*sə^3	>	*se^3	>	*ɕie^3	>	ɕie^3	>	ɕie^3
錫	*se^7			>	*ɕie^7	>	ɕie^7	>	ɕie^7
瘦	*səu^5	>	*seu^5	>	*ɕieu^5	>	ɕiɤu^5	>	ɕiɐu^{6}調!

*ieu>iɤu的演變應該是*u的後舌特徵所致。

筆者所調查的松溪方言把「頭」類字一律讀作[a]。《松溪縣誌．方言志》所記的松溪方言則一律讀作[ai]韻。例如：

	頭	樓	糟	瘦	鉤	猴
本文	t^{h}a^2	la^2	tsa^1	sa^5	ka^1	ka^9
縣誌	t^{h}ai^2	lai^2	tsai^1	sai^5	kai^1	kai^9

代表早期讀音的當為[ai]。《縣誌》還能區分[aŋ aiŋ]兩韻，筆者所記的松溪方言則都讀[aŋ]。例如：

	南	瓤	□田[10]	床
本文	naŋ^2	naŋ^2	ts^{h}aŋ^2	ts^{h}aŋ^2
縣誌	naiŋ^2	naŋ^2	ts^{h}aiŋ^2	ts^{h}aŋ^2

可見，筆者所記的松溪方言曾發生了*aiŋ>aŋ。*ai>a顯然是與此同時發生的平行語音演變。我們可以推測*əu先變成了*œy。這個演變與松溪方言中單元音*ə>œ的演變大致上平行。《縣誌》的[ai]韻可以理解是*œy消失了圓唇特徵的讀音。總之，*əu韻及其相關韻母在松溪方言裡的演變過程是：

	閩北				縣誌		松溪
來	*lə^2	>	*lœ^2	>	lœ^2	>	lœ^2
樓	*ləu^2	>	*lœy^2	>	lai^2	>	la^2
□田	*ts^{h}aiŋ^2	>	*ts^{h}aiŋ^2	>	ts^{h}aiŋ^2	>	ts^{h}aŋ^2
井	*tsaŋ^3	>	*tsaŋ^3	>	tsaŋ^3	>	tsaŋ^3

邵將區順昌方言裡也發生了*əu>*œy>ai的韻母演變。比如「樓」讀作[lai^2]。

以下舉出*əu韻的部分例子。

畝

峽陽mɐu^2｜迪口meu^3｜松溪ma^3｜鎮前meu^3｜石陂məu^3｜建陽——｜崇安miɐu^3｜楓溪miɤu^3｜臨江(miao^{3}韻!)｜閩北*məu^3；順昌mai^3｜光澤mɐu^3；寧德——；上古*mə̀｜中古məu上。

10. 這個字通常寫成「塍」。不過，從古今對應的角度來看，它的聲母與從母對應，與「塍」的船母不對應。Jerry Norman (1996: 31)曾指出本字可能是「層」。

[說明] 臨江的讀音應該是從浦城引進的。例如：仙陽miɑo^{4}。其他吳語：慶元moŋ^{4}。

斗容量單位
峽陽tɐu^{2}｜迪口teu^{3}｜松溪ta^{3}｜鎮前teu^{3}｜石陂təu^{3}｜建陽teu^{3}｜崇安tiɐu^{3}｜楓溪tiɤu^{3}｜臨江teɯ^{3}｜閩北*təu^{3}；順昌tai^{3}｜光澤tɐu^{3}；寧德*tau^{3}；上古*tˤoʔ｜中古təu上。

豆
峽陽tɐu^{6}｜迪口teu^{7}｜松溪ta^{6}｜鎮前teu^{6}｜石陂təu^{6}｜建陽teu^{6}｜崇安tiɐu^{6}｜楓溪tiɤu^{5}｜臨江teɯ^{5}｜閩北*təu^{6}；順昌t^{h}ai^{6}｜光澤hɐu^{6}；寧德*tau^{6}；上古*[N.t]ˤo-s｜中古dəu去。

偷
峽陽t^{h}ɐu^{1}｜迪口t^{h}eu^{1}｜松溪t^{h}a^{1}｜鎮前t^{h}eu^{1}｜石陂t^{h}əu^{1}｜建陽heu^{1}｜崇安hiɐu^{1}｜楓溪hiɤu^{1}｜臨江t^{h}eɯ^{1}｜閩北*t^{h}əu^{1}；順昌t^{h}ai^{1}｜光澤hɐu^{1}；寧德*t^{h}au^{1}；上古*ˤ̥o｜中古t^{h}əu平。

頭腦袋
峽陽t^{h}ɐu^{2}｜迪口t^{h}eu^{2}｜松溪t^{h}a^{2}｜鎮前t^{h}eu^{2}｜石陂t^{h}əu^{5}｜建陽heu^{2}｜崇安hiɐu^{2}｜楓溪hiɤu^{5}｜臨江t^{h}eɯ^{5}｜閩北*t^{h}əu^{2}；順昌t^{h}ai^{5}｜光澤hɐu^{7}；寧德*t^{h}au^{2}；上古*[m-t]ˤo｜中古dəu平。

敍解開
峽陽——｜迪口t^{h}eu^{3}從線團中拉出一條線｜松溪——｜鎮前t^{h}eu^{3}｜石陂t^{h}əu^{3}｜建陽——｜崇安——｜楓溪——｜臨江t^{h}eɯ^{3}｜閩北*t^{h}əu^{3}；順昌t^{h}ai^{3}~氣：呼吸｜光澤hɐu^{3}~氣：呼吸；寧德*t^{h}au^{3}；上古——｜中古t^{h}əu上。

□用藥物毒殺
峽陽t^{h}ɐu^{6}｜迪口t^{h}eu^{7}｜松溪t^{h}a^{6}｜鎮前t^{h}eu^{6}｜石陂t^{h}əu^{6}｜建陽heu^{6}｜崇安hiɐu^{6}｜楓溪(diɤu^{6}聲！調！)｜臨江(teɯ^{6}聲！調！)｜閩北*t^{h}əu^{6}；順昌t^{h}ai^{6}｜光澤hɐu^{5}；寧德*t^{h}au^{5}；上古——｜中古——。
參看秋谷裕幸 (2008: 258)。
[說明] 楓溪和臨江的讀音應該是從浦城吳語引進的。例如：仙陽tiɑo^{6}。其他吳語：慶元tɤ^{6}。

□墩
峽陽——｜迪口neu^{8}樹~：樹的根部[11]｜松溪——｜鎮前——｜石陂nəu^{5}樹~：樹的根部｜建陽——｜崇安——｜楓溪niɤu^{3}樹~｜臨江neɯ^{4}樹~｜閩北*nəu^{4}；順昌——｜光澤——；寧德——；上古——｜中古——。

11. 發音人認爲這是從外地引進來的說法。

樓
峽陽lɤu^{2}｜迪口leu^{2}｜松溪la^{2}｜鎮前leu^{2}｜石陂ləu^{5}｜建陽leu^{2}｜崇安liɤu^{2}｜楓溪liɤu^{2}｜臨江leɯ^{2}｜閩北*ləu^{2}；順昌lai^{2}｜光澤lɤu^{2}；寧德*lau^{2}；上古——｜中古ləu$_{平}$。

糟
峽陽tsɤu^{1}｜迪口tseu^{1}｜松溪tsa^{1}｜鎮前tseu^{1}｜石陂tsəu^{1}｜建陽——｜崇安tɕiɤu^{1}｜楓溪tɕiɤu^{1}｜臨江tseɯ^{1}｜閩北*tsəu^{1}；順昌tsai^{1}｜光澤tsɤu^{1}；寧德*tʃau^{1}；上古*[ts]^{ʕ}u｜中古tsau$_{平}$。

□$_{均匀}$
峽陽tsɤu^{2}｜迪口tseu^{2}｜松溪——｜鎮前tseu^{2}｜石陂tsəu^{5}｜建陽——｜崇安——｜楓溪dzɤu^{2}｜臨江dzeɯ^{2}｜閩北*tsəu^{2}；順昌——｜光澤——；寧德*θɛu^{2}；上古——｜中古——。

鳥
峽陽——｜迪口tseu^{3}$_{\sim子}$｜松溪tsa^{3}$_{\sim子}$｜鎮前tseu^{3}｜石陂——｜建陽——｜崇安——｜楓溪(tiəu^{3}$_{\sim子，聲!韻!}$)｜臨江(tiao^{3}$_{\sim子，聲!韻!}$)｜閩北*tsəu^{3}；順昌tsai^{5}$_{\sim子}$｜光澤tiau^{7}$_{\sim子}$；寧德*tʃiau^{3}；上古*tʕiwʔ｜中古teu$_{上}$。
參看秋谷裕幸(2008: 276–277)。
[說明] 在閩北區方言裡，來自*tsəu^{3}的形式只分佈在靠近閩東區的方言。所以有可能來自閩東區方言的借詞。順昌也用與*tsəu^{3}同一個來源的字，大概是古詞語的保存。楓溪和臨江的讀音應該是從浦城吳語引進的。例如：仙陽liao^{3}$_{\sim子}$。其他吳語：慶元ʔdiɒ̃$^{-33}$$_{小稱音}$。光澤的讀音則來自贛語。

蚤$_{跳蚤}$
峽陽tsɤu^{2}$_{狗\sim}$｜迪口tseu^{3}$_{狗\sim}$｜松溪tsa^{3}$_{單說}$｜鎮前tseu^{3}$_{雞\sim}$｜石陂tsəu^{3}$_{狗\sim}$｜建陽tseu^{3}$_{狗\sim}$｜崇安tɕiɤu^{3}$_{單說}$｜楓溪(tsɑɔ^{3}$_{狗\sim，聲!韻!}$)｜臨江(tsao^{3}$_{狗\sim，韻!}$)｜閩北*tsəu^{3}；順昌tsai^{3}$_{狗\sim}$｜光澤tsɤu^{3}$_{跳\sim}$；寧德*tʃau^{3}；上古*tsʕuʔ｜中古tsau$_{上}$。
[說明] 楓溪和臨江的讀音應該是從浦城吳語引進的。例如：仙陽tsao^{3}$_{跳\sim}$。其他吳語：慶元tsɒ^{3}$_{單說}$。

灶
峽陽tsɤu^{4}｜迪口——[12]｜松溪——[13]｜鎮前——｜石陂tsəu^{5}$_{鼎\sim}$｜建陽tseu^{5}｜崇安tɕiɤu^{5}｜楓溪tɕiɤu^{5}$_{鼎\sim}$｜臨江(tsao^{5}$_{鼎\sim，韻!}$)｜閩北*tsəu^{5}；順昌tsai^{5}｜光澤tsu^{5}；寧德*tʃau^{5}；上古*[ts]^{ʕ}uk-s｜中古tsau$_{去}$。
[說明] 臨江的讀音應該是從浦城吳語引進的。例如：仙陽tsao^{5}$_{\sim頭}$。其他吳語：慶元tsɒ^{5}□m̩^{4}$_{\sim}$。

12. 迪口「鍋」和「竈」都說「鼎」[tia^{3}]。

13. 松溪說「鼎床」[tiaŋ^{3}tsʰaŋ^{2}]。

□巢、窩
峽陽tsʰɐu^{2}｜迪口tsʰeu^{3}｜松溪tsʰa^{3}｜鎮前tsʰeu^{3}｜石陂tsʰəu^{3}｜建陽tʰeu^{3}｜崇安tɕʰiɐu^{3}｜楓溪tɕʰiɤu^{3}｜臨江tsʰeɯ^{3}｜閩北*tsʰəu^{3}；順昌sai^{3}｜光澤sɐu^{3}；寧德——；上古——｜中古——。
參看秋谷裕幸(2008: 272–273)。

臭
峽陽tsʰɐu^{4}｜迪口tsʰeu^{5}｜松溪tsʰa^{5}｜鎮前tsʰeu^{5}｜石陂tsʰəu^{5}｜建陽tʰeu^{5}｜崇安tɕʰiɐu^{5}｜楓溪tɕʰiɤu^{5}｜臨江tsʰeɯ^{5}｜閩北*tsʰəu^{5}；順昌tʃʰu^{5}｜光澤tʃʰiəu^{5}；寧德*tʃʰau^{5}；上古*t-qʰu(ʔ)-s｜中古tɕʰiə̆u去。

留
峽陽sɐu^{2}｜迪口(liu^{9}聲!韻!調!)｜松溪sa^{2}｜鎮前(liu^{9}聲!韻!調!)｜石陂(liu^{5}聲!韻!)｜建陽seu^{2}｜崇安ɕiɐu^{2}｜楓溪ɕiɤu^{5}｜臨江(liu^{2}聲!韻!調!)｜閩北*səu^{2}；順昌liəu^{2}｜光澤sɐu^{7}；寧德*lau^{2}；上古*C.ru｜中古liə̆u平。

老形容詞
峽陽sɐu^{4}｜迪口łeu^{4}｜松溪sa^{6}｜鎮前łeu^{6}｜石陂səu^{1}｜建陽seu^{5}｜崇安ɕiɐu^{6}｜楓溪(lɑɔ^{3}聲!韻!調!)｜臨江(lao^{4}聲!韻!)｜閩北*səu^{4}；順昌lo^{4}｜光澤lɒu^{3}；寧德*lau^{6}；上古*C.rˤuʔ｜中古lau上。
[說明] 楓溪和臨江的讀音應該是來自浦城吳語的讀音。例如：仙陽lɑo^{4}。其他吳語：慶元lɒ^{4}。

掃動詞
峽陽sɐu^{4}｜迪口łeu^{5}｜松溪sa^{5}｜鎮前łeu^{5}｜石陂səu^{5}｜建陽seu^{5}｜崇安ɕiɐu^{5}｜楓溪ɕiɤu^{5}｜臨江——｜閩北*səu^{5}；順昌sai^{5}｜光澤sɒu^{5}；寧德*θau^{5}；上古——｜中古sau去。

瘦
峽陽sɐu^{4}~肉｜迪口łeu^{5}~肉｜松溪sa^{5}~肉｜鎮前łeu^{5}~肉｜石陂səu^{5}不胖，~肉｜建陽seu^{5}~肉｜崇安(ɕiɐu^{6}~肉，調!)｜楓溪ɕiɤu^{5}~肉｜臨江seɯ^{5}不胖，~肉｜閩北*səu^{5}；順昌ʃai^{5}~肉｜光澤sɐu^{5}不胖，~肉；寧德——；上古*sru-s｜中古ʂɪə̆u去。
參看秋谷裕幸(2008: 286–287)。

鉤
峽陽kɐu^{1}｜迪口keu^{1}｜松溪ka^{1}｜鎮前keu^{1}｜石陂kəu^{1}｜建陽keu^{1}｜崇安kiɐu^{1}｜楓溪kiɤu^{1}｜臨江(ku^{1}韻!)｜閩北*kəu^{1}；順昌kai^{1}｜光澤kɐu^{1}；寧德*kau^{1}；上古*[k]ˤ(r)o｜中古kəu平。
[說明] 臨江的讀音應該是從浦城吳語引進的。例如：仙陽ku^{1}。其他吳語：慶元kɐɯ^{1}。

□冰
峽陽——｜迪口keu^{5}做~：凍冰｜松溪ka^{5}｜鎮前keu^{5}｜石陂kəu^{5}｜建陽keu^{5}~□lɔ^{2}子：凍冰｜崇安kiɐu^{5}｜楓溪kiɤu^{5}｜臨江keɯ^{5}冰□lo^{2}~：凍冰｜閩北*kəu^{5}；順昌——｜光澤kʰɐu^{5}打~：凍冰，送氣音；寧德——；上古——｜中古——。

扣
峽陽——｜迪口kʰeu^{5}｜松溪kʰa^{5}｜鎮前kʰeu^{5}｜石陂kʰəu^{5}｜建陽——｜崇安kʰiɐu^{5}｜楓溪kʰiɤu^{5}｜臨江kʰeɯ^{5}｜閩北*kʰəu^{5}；順昌kʰai^{5}｜光澤kʰɐu^{5}；寧德*kʰɛu^{5}；上古——｜中古kʰəu去。

猴猴子
峽陽kɐu^{9}~子｜迪口keu^{9}｜松溪ka^{9}~子｜鎮前keu^{9}｜石陂gəu^{2}~子｜建陽keu^{9}~子｜崇安jiɐu^{5}~子｜楓溪giɤu^{2}~子｜臨江(gu^{2}~猻，韻!)｜閩北*gəu^{2}；順昌kʰai^{2}~子｜光澤hɐu^{2}~子；寧德*kau^{2}；上古*mə-gˢ(r)o｜中古ɦəu平。
[說明] 臨江「猴子」說「猴猻」[gu^{2}suĩ^{1}]，顯然是從浦城吳語引進的借詞。例如：仙陽說「猴猻」[ku^{-44}sueĩ^{1}]。其他吳語：慶元kʰuɤ$^{-33}$ɕyɛ̃^{1}。

厚
峽陽kɐu^{4}｜迪口keu^{8}｜松溪ka^{8}｜鎮前keu^{5}｜石陂gəu^{5}｜建陽keu^{5}｜崇安jiɐu^{5}｜楓溪(gu^{6}韻!)｜臨江(gu^{4}韻!)｜閩北*gəu^{4}；順昌hai^{3}｜光澤hɐu^{3}；寧德*kau^{6}；上古*Cə-[g]ˢ(r)oʔ｜中古ɦəu上。
[說明] 楓溪和臨江的讀音應該是從浦城吳語引進的。例如：仙陽ku^{4}。其他吳語：慶元ku^{4}。

□歪
峽陽ŋɐu^{2}｜迪口ŋeu^{2}｜松溪ŋa^{2}｜鎮前ŋeu^{2}｜石陂ŋeu^{5}｜建陽——｜崇安(ŋau^{2}韻!)｜楓溪(ŋɑɔ^{2}韻!)｜臨江ŋeɯ^{2}樹木等不直｜閩北*ŋəu^{2}；順昌ŋai^{2}~嘴：歪嘴｜光澤ŋɐu^{2}；寧德*ŋau^{2}；上古——｜中古——。
[說明] 崇安和楓溪的讀音與其他閩北區方言的讀音不對應，卻與原始寧德方言的*ŋau^{2}對應。

□叫
峽陽ɐu^{2}｜迪口eu^{3}公雞叫；呻吟｜松溪a^{3}｜鎮前eu^{3}大聲叫｜石陂ʔəu^{3}｜建陽eu^{3}｜崇安ʔiɐu^{3}｜楓溪ʔiɤu^{3}｜臨江eɯ^{3}｜閩北*ʔəu^{3}；順昌——｜光澤——；寧德——；上古——｜中古——。

原始閩北方言的*əu韻有時與*u韻交替。參看秋谷裕幸(2008: 67)。以下舉出具有代表性的例子（音標下加單線的來自*u）：

晝午飯
峽陽tɐu^{4}｜迪口teu^{5}｜松溪tɐu^{5}｜鎮前tu^{5}｜石陂təu^{5}｜建陽to^{5}｜崇安tu^{5}｜楓溪tiɤu^{5}｜臨江teɯ^{5}｜閩北*tu^{5}~*təu^{5}；順昌tu^{5}｜光澤tu^{5}；寧德*tau^{5}；上古*truk-s｜中古ʈiə̆u去。

走跑
峽陽tsɐu^{2}｜迪口tseu^{3}逃跑｜松溪tsɐu^{3}｜鎮前tsu^{3}｜石陂tsəu^{3}｜建陽tseu^{3}｜崇安tɕiɐu^{3}｜楓溪tɕiɤu^{3}｜臨江tseɯ^{3}｜閩北*tsu^{3}~*tsəu^{3}；順昌tsai^{3}｜光澤tsu^{3}；寧德*tʃau^{3}；上古*[ts]ˢoʔ｜中古tsəu上。

嗽咳嗽
峽陽——[14]｜迪口łeu^{5}咳~｜松溪<u>sʋu</u>^{5}咳~｜鎮前<u>łu</u>^{5}｜石陂səu^{5}咳~｜建陽seu^{5}咳~｜崇安çiɐu^{5}咳~｜楓溪(çiɔ^{5}咳~，韻!)｜臨江——[15]｜閩北*su^{5}~*səu^{5}；順昌sai^{5}咳~｜光澤——[16]；寧德*θau^{5}；上古*[s]ˤok-s｜中古səu去。

狗
峽陽ɐu^{9}｜迪口heu^{9}｜松溪<u>hu</u>^{9}｜鎮前<u>hu</u>^{9}｜石陂<u>ɦu</u>^{3}｜建陽heu^{3}｜崇安<u>wu</u>^{3}｜楓溪<u>ʔu</u>^{3}｜臨江<u>u</u>^{6}｜閩北*ɦu^{3}~*ɦəu^{3}；順昌kai^{3}｜光澤kɐu^{3}；寧德——；上古*Cə.kˤroʔ｜中古kəu上。

上文所舉「鉤、猴、厚」也顯示出同樣的交替。不過，這三個字只有臨江和楓溪才具有來自*u的讀音。這兩個方言都位於浦城縣境內，受了浦城吳語的影響十分嚴重。所以，只有臨江和楓溪才有*u的表現時，本文把這種讀音視為來自浦城吳語的讀音。

4.2 *əŋ韻

孫順(2016: 53–55, 72)根據鎮前和赤岩的表現把Jerry Norman (1969: 232)的*aiŋ分成*aiŋ、*aiŋ和*euŋ。本文只關注前二韻和*euŋ之間的對立。此舉一例：

	閩北	嵐谷	建甌	鎮前	赤岩
釘釘子	*tai$ŋ^{1}$	tai$ŋ^{1}$	tai$ŋ^{1}$	tai$ŋ^{1}$	tai$ŋ^{1}$
燈	*teu$ŋ^{1}$	tai$ŋ^{1}$	tai$ŋ^{1}$	teu$ŋ^{1}$	tə$ŋ^{1}$

下面把後類轄字稱作「燈」類字。

分立*euŋ韻是正確的。問題是音值*euŋ，因爲在孫順(2016)的韻母系統裡，除了*euŋ以外不存在具有*uŋ尾的陽聲韻。本文構擬了單元音韻母*ə。筆者認為孫順(2016)的*euŋ也可以擬作*əŋ。[17]

各地方言裡的表現如下：

閩北	峽陽	迪口	松溪	鎮前	石陂	建陽	崇安	楓溪	臨江
*əŋ	aiŋ	ai	aŋ	euŋ	aiŋ	uaiŋ*b aiŋ其他	uaiŋ*b aiŋ其他	ɐiŋ	ẽ

14. 峽陽說「□」[uo^{6}]。

15. 臨江說「咳」[k^{h}e^{7}]。

16. 光澤說「□」[k^{h}ɔm^{3}]。

17. 吳瑞文(2015: 505–506)擬作了*aiŋ。這一原始形式要和「間、板、千、硯、瓶、星」等字的原始形式衝突。

可以推測各地方言都經歷了*əŋ>*əɯŋ。在除鎮前以外的方言中，*əɯŋ進一步變成了[aiŋ]。之後，迪口還脫落了鼻尾，松溪方言發生了*aiŋ>aŋ。臨江ẽ當為*aiŋ的進一步發展。

鎮前方言則發生了*əɯŋ>euŋ。這個語音演變與*oŋ>auŋ有所相似。比如：

	閩北	鎮前
燈	*təŋ^{1}	teuŋ^{1}
腸	*toŋ^{2}	tauŋ^{2}

以下舉出*əŋ韻的例子：

崩坍踏
峽陽paiŋ^{9}｜迪口pai^{8}｜松溪paŋ^{8}｜鎮前peuŋ^{5}｜石陂baiŋ^{2}｜建陽uaiŋ^{9}｜崇安wuaiŋ^{3}｜楓溪pɛiŋ^{3}｜臨江pẽ^{6}｜閩北*bəŋ$^{1-}$；順昌pʰɛ̃^{4}｜光澤pɛn^{1}；寧德*puŋ^{1}；上古*Cə.pˤəŋ｜中古pəŋ平。
[說明] 關於原始閩北區方言的調類*1-，請參看秋谷裕幸(2017: 27)。

燈
峽陽taiŋ^{1}｜迪口tai^{1}｜松溪taŋ^{1}｜鎮前teuŋ^{1}｜石陂taiŋ^{1}｜建陽taiŋ^{1}｜崇安taiŋ^{1}｜楓溪tɛiŋ^{1}｜臨江tẽ^{1}｜閩北*təŋ^{1}；順昌tɛ̃^{1}｜光澤tɛn^{1}；寧德*tɛŋ^{1}；上古*k-tˤəŋ｜中古təŋ平。

藤蔓
峽陽taiŋ^{2}｜迪口tai^{2}｜松溪taŋ^{2}｜鎮前teuŋ^{2}｜石陂taiŋ^{5}｜建陽taiŋ^{2}｜崇安taiŋ^{2}｜楓溪dɛiŋ^{2}｜臨江dẽ^{2}｜閩北*təŋ^{2}；順昌tʰɛ̃^{2}｜光澤hɛn^{2}；寧德*tin^{2}；上古——｜中古dəŋ平。

等等待
峽陽taiŋ^{2}｜迪口tai^{3}｜松溪taŋ^{3}｜鎮前teuŋ^{3}｜石陂taiŋ^{3}｜建陽taiŋ^{3}｜崇安taiŋ^{3}｜楓溪tɛiŋ^{3}｜臨江tẽ^{3}｜閩北*təŋ^{3}；順昌tɛ̃^{3}｜光澤tɛn^{3}；寧德*tyŋ^{3}；上古*tˤəŋʔ｜中古təŋ上。

凳
峽陽taiŋ^{4}｜迪口tai^{5}｜松溪taŋ^{5}｜鎮前teuŋ^{5}｜石陂taiŋ^{5}｜建陽taiŋ^{5}｜崇安taiŋ^{5}｜楓溪tɛiŋ^{5}｜臨江tẽ^{5}｜閩北*təŋ^{5}；順昌tɛ̃^{5}｜光澤tɛn^{5}；寧德*tin^{5}；上古——｜中古təŋ去。

憎得人~：討厭、討人嫌
峽陽——｜迪口——｜松溪tsaŋ^{8}｜鎮前tseuŋ^{5}｜石陂——｜建陽——｜崇安——｜楓溪——｜臨江tsẽ^{6}｜閩北*dzəŋ^{1}；順昌tsʰɛ̃^{4}｜光澤——；寧德——；上古*[ts]ˤəŋ｜中古tsəŋ平。

層
峽陽tsaiŋ^{9}｜迪口tsai^{9}｜松溪tsaŋ^{9}｜鎮前tseuŋ^{9}｜石陂dzaiŋ^{2}｜建陽laiŋ^{9}｜崇安laiŋ^{5}｜楓溪dzɛiŋ^{2}｜臨江dzẽ^{2}｜閩北*dzəŋ^{2}；順昌tsʰɛ̃^{2}｜光澤tʰɛn^{2}；寧德*tʃɛŋ^{2}；上古*N-s-tˤəŋ｜中古dzəŋ平。

□擤
峽陽saiŋ^{4}｜迪口łai^{5}｜松溪saŋ^{5}｜鎮前łeuŋ^{5}｜石陂saiŋ^{5}｜建陽saiŋ^{5}｜崇安saiŋ^{5}｜楓溪sɐiŋ^{5}｜臨江sẽ^{5}｜閩北*səŋ^{5}；順昌sẽ^{5}｜光澤sɐn^{5}；寧德——；上古——｜中古——。

肯
峽陽k^{h}aiŋ^{2}｜迪口k^{h}ai^{3}｜松溪k^{h}aŋ^{3}｜鎮前k^{h}euŋ^{3}｜石陂k^{h}aiŋ^{3}｜建陽k^{h}aiŋ^{3}｜崇安k^{h}aiŋ^{3}｜楓溪k^{h}ɐiŋ^{3}｜臨江k^{h}ẽ^{3}｜閩北*k^{h}əŋ^{3}；順昌k^{h}ɛ̃^{3}｜光澤k^{h}ɐn^{3}；寧德*k^{h}iŋ^{3}；上古* k^{h}ˢəŋʔ｜中古k^{h}əŋ上。

飲米湯
峽陽——[18]｜迪口ai^{3}□pa^{7}~[19]｜松溪aŋ^{3}飯~｜鎮前euŋ^{3}｜石陂(ʔeiŋ^{3}□pe^{6}~，韻!)[20]｜建陽aiŋ^{3}｜崇安ʔaiŋ^{3}｜楓溪——[21]｜臨江(ĩ^{3}飯~，韻!)｜閩北*ʔəŋ^{3}；順昌——｜光澤——；寧德*am^{3}；上古*q(r)[u]mʔ｜中古ʔɪĕm上。
[說明] 石陂和臨江的讀音應該是來自浦城吳語的讀音。例如：仙陽「米湯」說「飯飲」[faẽ^{6}iẽi^{3}]。

應應答
峽陽aiŋ^{4}｜迪口ai^{5}｜松溪aŋ^{5}｜鎮前euŋ^{5}｜石陂ʔaiŋ^{5}｜建陽aiŋ^{5}｜崇安ʔaiŋ^{5}｜楓溪ʔɐiŋ^{5}｜臨江ẽ^{5}｜閩北*ʔəŋ^{5}；順昌ɛ̃^{5}｜光澤ɐn^{5}；寧德*iŋ^{5}；上古——｜中古ʔɪə̆ŋ去。

正如孫順(2016:55)所指出，除了「飲米湯」和「應應答」以外，*əŋ韻專門與中古登韻對應。而對上古音來說，*əŋ韻主要與蒸部對應。

閩北區方言中還有一條與*əŋ韻相似的語音對應：

潭
峽陽(touŋ^{9}聲!調!)｜迪口t^{h}œyŋ^{2}｜松溪t^{h}aŋ^{2}｜鎮前t^{h}euŋ^{2}｜石陂t^{h}aiŋ^{5}｜建陽(laŋ^{2}聲!韻!)｜崇安haiŋ^{2}｜楓溪——｜臨江(dã^{2}聲!調!)；順昌t^{h}ɔ̃^{2}｜光澤həm^{7}；寧德*t^{h}am^{2}；上古*[l]ˢ[ə]m｜中古dʌm平。

□鬮2~：蓋上
峽陽——｜迪口lœyŋ^{9}鬮2~｜松溪laŋ^{8}鬮2~｜鎮前leuŋ^{9}鬮2~｜石陂——｜建陽——｜崇安——｜楓溪——｜臨江——；順昌——｜光澤——；寧德——；上古——｜中古——。
[說明] 迪口「鬮□」[kœyŋ^{9}lœyŋ^{9}]、松溪「鬮□」[kaŋ^{8}laŋ^{8}]和鎮前「鬮□」[keuŋ^{9}leuŋ^{9}]都是「鬮」的分音詞。請注意，松溪的第8調與迪口和鎮前的第9調不對應。

---

18. 峽陽說「飯湯」[puɛiŋ^{6}t^{h}ouŋ^{1}]。

19. 前字大概是「飯」的變體。

20. 前字大概是「飯」的變體。

21. 楓溪說「飯湯」[bɐiŋ^{6}hɔŋ^{1}]。

𪓐1蓋子
峽陽——｜迪口——｜松溪——｜鎮前keuŋ³｜石陂——｜建陽——｜崇安koŋ³甑~:一種用來罩在菜碗上面的罩子｜楓溪kɐiŋ³｜臨江kẽ³；順昌——｜光澤——；寧德*kam³；上古——｜中古kʌm上。

含在嘴裡含
峽陽kouŋ⁹｜迪口kœyŋ⁹｜松溪kaŋ⁹｜鎮前keuŋ⁹｜石陂gəŋ²｜建陽kaiŋ⁹｜崇安haŋ⁵｜楓溪gɔŋ²｜臨江gã²；順昌həuŋ²｜光澤həm²；寧德*kam²；上古*Cə-m-kˤ[ə]m｜中古ɦʌm平。

𪓐2 蓋上
峽陽——｜迪口kœyŋ⁹~□lœyŋ⁹｜松溪kaŋ⁸~□laŋ⁸｜鎮前keuŋ⁹~□leuŋ⁹｜石陂kaiŋ³｜建陽——｜崇安kaiŋ³｜楓溪kɐiŋ³｜臨江kẽ³；順昌——｜光澤——；寧德——；上古——｜中古kʌm上。

各地方言的表現概括如下（與*əŋ韻不相同的表現用單線標出）：

	峽陽	迪口	松溪	鎮前	石陂	建陽	崇安	楓溪	臨江
*əŋ	aiŋ	ai	aŋ	euŋ	aiŋ	aiŋ	aiŋ	ɐiŋ	ẽ
潭	<u>ouŋ</u>	<u>œyŋ</u>	aŋ	euŋ	aiŋ	——	aiŋ	——	<u>ã</u>?
□𪓐2~	——	<u>œyŋ</u>	aŋ	euŋ	——	——	——	——	——
含	<u>ouŋ</u>	<u>œyŋ</u>	aŋ	euŋ	<u>əŋ</u>	aiŋ	<u>aŋ</u>	<u>ɔŋ</u>	<u>ã</u>
𪓐1 蓋子	——	——	——	euŋ	——	——	<u>oŋ</u>	ɐiŋ	ẽ
𪓐2 蓋上	——	<u>œyŋ</u>	aŋ	euŋ	aiŋ	——	aiŋ	ɐiŋ	ẽ

臨江「潭」的[ã]韻也有可能來自吳語等周邊的方言。

我們主要依據峽陽的[ouŋ]和迪口的[œyŋ]把這些字從*əŋ韻的字分離出來。石陂、崇安、楓溪和臨江方言中「含」的特殊表現大概也是同一類原始韻母的反映。峽陽和迪口都不用「𪓐1」。不過，這個字顯然是與「𪓐2」同一個來源的字，所以暫時不放在*əŋ韻裡。

這些字的來歷目前還不清楚。值得指出的是：

1. 「潭、𪓐、含」都是中古覃感韻字；
2. 「潭、含」兩個字在光澤方言裡帶有[m]尾。

這些字的特殊表現也許是早於原始閩北區方言階段中鼻尾*m的痕跡。*m的雙唇特徵也與峽陽[ouŋ]和迪口[œyŋ]的圓唇特徵相符。本文暫時把「潭、𪓐、含」三個字在早於原始閩北區方言階段的讀音擬作**tʰəm²、**kəmʔ和**ɡəm²。關於「潭、含」，還參看秋谷裕幸(2008:41)。[22]

22. 一位匿名審稿專家指出也可以考慮擬作*-Vuŋ。**əm也好*-Vuŋ也好，都難以合理地列在原始閩北區方言的韻母系統當中。

4.3 *iəŋ韻

在閩北區方言裡，「蒸、甑、秤、稱用秤稱、升容量單位、蠅」六個字的語音對應較為特殊。下面把這一類稱作「蒸」類字。「蒸」類字的語音對應與*iŋ (Jerry Norman 1969: 195–197, 232)韻[23]的語音對應相近，但不盡相同。本文建議把「蒸」類字的韻母擬作*iəŋ。它們的聲母都是*ts組或*tɕ組。

首先以「新」和「真」揭示*iŋ韻*ts組或*tɕ組的語音對應：

閩北	峽陽	迪口	松溪	鎮前	石陂	建陽	崇安	楓溪	臨江
*iŋ	εiŋ	eiŋ	eiŋ	eiŋ	eiŋ	ɔiŋ *ts組	ɜiŋ *ts組	Aiŋ *ts組	ĩ
						iŋ *tɕ組	iŋ *tɕ組	ieiŋ *tɕ組	

建陽ɔiŋ、崇安ɜiŋ、楓溪Aiŋ都經過了*əiŋ的階段。

以下舉兩個*iŋ的例子：

新形容詞
峽陽sεiŋ^{1}｜迪口łeiŋ^{1}｜松溪seiŋ^{1}｜鎮前łeiŋ^{1}｜石陂seiŋ^{1}｜建陽sɔiŋ^{1}｜崇安sɜiŋ^{1}｜楓溪sAiŋ^{1}｜臨江sĩ^{1}｜閩北*siŋ^{1}；順昌siŋ^{1}｜光澤sən^{1}；寧德*θin^{1}；上古*s.ts^{h}i[n]｜中古siĕn平。

真
峽陽tsεiŋ^{1}｜迪口tseiŋ^{1}｜松溪tseiŋ^{1}｜鎮前tseiŋ^{1}｜石陂tseiŋ^{1}｜建陽tɕiŋ^{1}｜崇安tɕiŋ^{1}｜楓溪tɕieiŋ^{1}｜臨江tsĩ^{1}｜閩北*tɕiŋ^{1}；順昌tʃiŋ^{1}｜光澤tʃin^{1}；寧德*tʃin^{1}；上古*ti[n]｜中古tɕiĕn平。

下面舉出各地方言中「蒸」類字的讀音。表現與*iŋ韻不相同的讀音用音標下的單線表示。

蒸
峽陽(tsεiŋ^{1}韻!)[24]｜迪口——[25]｜松溪<u>tɕioŋ^{1}</u>｜鎮前tseiŋ^{1}｜石陂tseiŋ^{1}｜建陽tɕiŋ^{1}｜崇安tɕiŋ^{1}｜楓溪tɕieiŋ^{1}｜臨江tsĩ^{1}｜閩北*tɕiəŋ^{1}；順昌tʃiŋ^{1}｜光澤tʃin^{1}；寧德——；上古*təŋ｜中古tɕiĕŋ平。

甑
峽陽<u>tsiŋ^{4}</u>飯~｜迪口<u>tsai^{5}</u>飯~｜松溪<u>tɕioŋ^{5}</u>飯~｜鎮前tseiŋ^{5}飯~｜石陂tseiŋ^{5}飯~｜建陽<u>tɕiɔŋ^{5}</u>飯~｜崇安tsɜiŋ^{5}飯~｜楓溪tsAiŋ^{5}飯~｜臨江<u>tsẽ^{5}</u>飯~｜閩北*tsiəŋ^{5}；順昌<u>tsẽ^{5}</u>飯~｜光澤tsən^{5}飯~；寧德*-nin^{5}飯~；上古*S-təŋ-s｜中古tsiĕŋ平。
參看秋谷裕幸(2008: 254)。

---

23. 孫順(2016: 57–61)把Jerry Norman (1969)的*iŋ韻改成*ieŋ韻，把*ieŋ韻則改成了*iŋ韻。但*iŋ韻難以解釋迪口[iε]或建陽[ieiŋ]等表現，也難以與其他閩語方言裡的表現聯繫起來。

24. 口語說「吹」[ts^{h}yε^{1}]。

25. 迪口說「吹」[ts^{h}yε^{1}]。

秤
峽陽tsʰiŋ⁴｜迪口tsʰeiŋ⁵｜松溪tsʰeiŋ⁵｜鎮前tsʰeiŋ⁵｜石陂tsʰeiŋ⁵｜建陽——｜崇安tɕʰiŋ⁵｜楓溪tɕʰieiŋ⁵｜臨江tsʰĩ⁵｜閩北*tɕʰiəŋ⁵；順昌tʃʰẽ⁵｜光澤tʃʰin⁵；寧德*tʃʰin⁵；上古*mə-tʰəŋ-s｜中古tɕʰiŏŋ去。

稱用秤稱
峽陽tsʰiŋ⁴｜迪口tsʰeiŋ⁵｜松溪tsʰeiŋ⁵｜鎮前tsʰeiŋ⁵｜石陂tsʰeiŋ⁵｜建陽tɕʰiŋ⁵｜崇安tɕʰiŋ⁵｜楓溪tɕʰieiŋ⁵｜臨江tsʰĩ⁵｜閩北*tɕʰiəŋ⁵；順昌tʃʰẽ⁵｜光澤tʃʰin¹；寧德*tʃʰin¹；上古*tʰəŋ｜中古tɕʰiŏŋ去。

升容量單位
峽陽siŋ¹｜迪口łeiŋ¹｜松溪——｜鎮前łeiŋ¹｜石陂seiŋ¹｜建陽ɕiŋ¹｜崇安ɕiŋ¹｜楓溪ɕieiŋ¹｜臨江sĩ¹｜閩北*ɕiəŋ¹；順昌ʃẽ¹｜光澤ʃin¹；寧德*tʃin¹；上古*s-təŋ｜中古ɕiəŋ平。
[說明] 松溪城關方言「升容量單位」說「管」[kueiŋ³]。不過，鄉下渭田方言用「升」，讀作[sioŋ¹]。此處出現[ioŋ]韻。

蠅蒼蠅
峽陽siŋ²~~｜迪口łai²蠓~｜松溪ɕioŋ²單說｜鎮前——[26]｜石陂seiŋ⁵~子｜建陽ɕiɔŋ²~子｜崇安sɜiŋ²~子｜楓溪sʌiŋ⁵~子｜臨江sẽ⁵單說｜閩北*siəŋ²；順昌sẽ⁵□sẽ³~｜光澤——[27]；寧德*θin²；上古*m-rəŋ｜中古jiŏŋ平。
參看秋谷裕幸(2008: 254)。

六個字當中，「甑」和「蠅」的表現比較典型。這兩個字的原始聲母都是*ts組。

各地的對應規律歸納如下：

閩北	峽陽	迪口	松溪	鎮前	石陂	建陽	崇安	楓溪	臨江
*iəŋ	iŋ	ai*ts組	ioŋ	eiŋ	eiŋ	iɔŋ	ɜiŋ*ts組	ʌiŋ*ts組	ẽ*ts組
		eiŋ*tɕ組					iŋ*tɕ組	ieiŋ*tɕ組	ĩ*tɕ組

*iəŋ能夠很合理地解釋各地的表現。[28]

鎮前、石陂、崇安和楓溪的表現與*iŋ相同。*iəŋ＞*iŋ這種語音演變很自然。在迪口和臨江方言中，*iəŋ拼*tɕ組時的表現也與*iŋ相同。

峽陽方言的[iŋ]一般與原始閩北區方言的*ieŋ韻(Jerry Norman 1969: 232)對應。例如：

26. 鎮前說「□蟲」[łi²tʰoŋ²]。

27. 光澤說「烏□」[u¹iam⁷]。

28. 吳瑞文(2015: 505–506)把「蒸」類字擬作了*eiŋ。這個擬音恐怕難以解釋松溪和建陽方言的[ioŋ iɔŋ]的表現。

	棉	添	扇名詞	欠
閩北	*mieŋ^{2}	*tʰieŋ^{1}	*sieŋ^{5}	*kʰieŋ^{5}
峽陽	miŋ^{2}	tʰiŋ^{1}	siŋ^{4}	kʰiŋ^{4}

可見，峽陽的[iŋ]韻所代表的實際上是*ieŋ。*iəŋ＞*ieŋ＞iŋ這種語音演變也很自然。

松溪方言裡「蒸*tɕ」、「甑*ts」和「蠅*s」以及松溪渭田方言裡「升*ɕ」讀作[ioŋ]韻，即發生了*iəŋ＞ioŋ。「秤*tɕʰ」和「稱*tɕʰ」則讀[eiŋ]韻。[eiŋ]韻應該是外來讀音。建陽方言裡「蠅*s」則發生了*iəŋ＞iɔŋ。

拼*ts組聲母時，迪口和臨江方言裡的表現與*əŋ的表現相同。以*ts組聲母為條件*i介音的脫落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在這兩個方言中*ts組和*tɕ組聲母的表現一般都相同。所以這個解釋不一定很完善。

還要指出的是：

1. *iəŋ韻的轄字，即「蒸」類字都是上古蒸部（沒帶*ʔ）、中古曾攝蒸韻的字。這一古今對應關係與*əŋ韻和上古蒸部（帶*ʔ）、[29]中古曾攝登韻的之間的對應關係平行。如：

閩北	*əŋ「燈」類字	*iəŋ「蒸」類字
上古	蒸部（帶*ʔ）	蒸部（沒帶*ʔ）
中古	登韻	蒸韻

   就這個對應關係而言，閩北區方言合乎漢語音韻史的主流。「蒸」類字和「燈」類字組成以*ə為主要元音的韻類是可以理解的。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了解到*iəŋ韻爲什麼只有*ts組或*tɕ組聲母的字。閩北區方言常用的蒸部（沒帶*ʔ）、蒸韻字除了「應應答」以外都是舌齒音聲母的字。[30]「應應答」則不屬於*iəŋ韻，而屬於*əŋ韻。可見，*iəŋ韻只有*ts組或*tɕ組恐怕不是條件音變的結果。
2. 邵將區順昌方言的[ẽ]韻與原始閩北區的*iəŋ韻很好地對應。這說明「蒸」類字確實構成一個獨立的類。

   以上兩種跡象均可以視爲構擬*iəŋ韻的旁證。

4.4 *iə韻

*ə韻、*əŋ韻和*iəŋ韻都有一定數量的對應例，所以這三個韻母在原始閩北區方言裡的地位應該沒有問題的。那麼，我們能否構擬*iə韻來填補*ə韻齊齒呼的空格？

---

29. 除「飲米湯」等少數字以外。

30. 筆者並不主張原始閩北區方言源自上古音或中古音。原始閩北區方言應該源自原始閩語。在此筆者所推測的是原始閩語的源頭語言中有可能也存在同樣的偏頗。

Jerry Norman (1969)和孫順(2016)都構擬了*ia韻和*ie韻。以下除九個閩北區方言以外，還補充建甌、浦城水北街和浦城觀前的材料。

*ia韻在各地方言的表現如下：

閩北	峽陽	建甌	迪口	松溪	鎮前	石陂	水北	建陽	崇安	楓溪	臨江	觀前
*ia	ia	ia	ia	ia	ia	ia	ia	ia	ia	ia	ia	ia

此舉一例：

只量詞
峽陽tsia^{7}｜建甌tsia^{7}｜迪口tsia^{7}｜松溪tɕia^{7}｜鎮前tɕia^{3}｜石陂tɕia^{7}｜水北街dzia^{7}｜建陽tɕia^{7}｜崇安tɕia^{7}｜楓溪dʑia^{7}｜臨江dʑia^{7}｜觀前tsia^{7}｜閩北*tsia^{7}；順昌tʃa^{2}｜光澤tʃa^{7}；寧德*tʃiaʔ^{7}；上古*tek｜中古tɕiɛk。

*ie韻在各地方言的表現則如下：

閩北	峽陽	建甌	迪口	松溪	鎮前	石陂	水北	建陽	崇安	楓溪	臨江	觀前
*ie	ie	iɛ	iɛ	ie	ie	ie	ie	ie	i	i	ie	ie

舉一例：

濕
峽陽ts^{h}ie^{7}｜建甌ts^{h}iɛ^{7}｜迪口ts^{h}iɛ^{7}｜松溪tɕ^{h}ie^{7}｜鎮前tɕ^{h}ie^{3}｜石陂tɕ^{h}ie^{7}｜水北街ts^{h}ie^{7}｜建陽tɕ^{h}ie^{7}｜崇安tɕ^{h}i^{7}｜楓溪tɕ^{h}i^{7}｜臨江tɕ^{h}ie^{7}｜觀前ts^{h}ie^{7}｜閩北*ts^{h}ie^{7}；順昌tʃ^{h}e^{2}｜光澤tʃ^{h}iam^{7}；寧德——；上古*[q^{h}]ip｜中古ɕiĕp。
參看秋谷裕幸(2008: 274)。

閩北區方言中至少有三個字與*ia或*ie的表現相近但不盡相同：

拭擦
峽陽——｜建甌siɛ^{7}｜迪口——｜松溪ɕie^{7}｜鎮前——｜石陂——｜水北街sie^{7}｜建陽——｜崇安——｜楓溪——｜臨江——｜觀前si^{7}｜閩北*ɕiə^{7}；順昌ʃe^{2}｜光澤——；寧德*tʃ^{h}it^{7}；上古*l̥ək｜中古ɕiə̆k。
參看秋谷裕幸(2008: 279)。

翼
峽陽sia^{1}魚~:鰭｜建甌siɛ^{6}翅膀｜迪口ɬia^{4}翅膀｜松溪ɕia^{6}魚~:鰭｜鎮前ɬie^{6}~□p^{h}i^{3}:翅膀｜石陂ɕia^{1}魚~:鰭｜水北街sia^{6}魚~:鰭｜建陽ɕia^{8}魚~:鰭｜崇安ɕia^{8}魚~:鰭｜楓溪——｜臨江(i^{4}魚~:鰭，聲!)｜觀前——；順昌sia^{8}魚~:鰭｜光澤——；寧德*θip^{8}翅膀~*θiap^{8}翅膀；上古*G^{w}rəp｜中古jiə̆k。
參看秋谷裕幸(2008: 31, 275–276)。
[說明] 臨江的讀音應該來自浦城吳語的讀音。例如：仙陽i^{7}魚~:鰭;~膀:翅膀。

食吃
峽陽sie^{1}｜建甌iɛ^{8}｜迪口iɛ^{8}｜松溪ie^{8}聲!｜鎮前ie^{5}｜石陂ɦie^{2}｜水北街ie^{5}｜建陽ie^{8}｜崇安ji^{8}｜楓溪ɦie^{8}｜臨江ɕi^{4}｜觀前i^{6}｜閩北*ʑiə^{8}；順昌ʃe^{8}｜光澤ʃe^{6}；寧德*tʃʰiaʔ^{8}~*θiaʔ^{8}；上古*mə-lək｜中古ʑiə̆k。
參看秋谷裕幸(2008: 51, 278–279)。
[說明] 松溪的規則讀音是*hie^{8}。「食」是一個極其常用的動詞。聲母讀作零聲母應該是一種弱化讀音。

各地方言的表現概括如下(與*ia韻相同的表現用單線標出，與*ie韻相同的表現用雙線標出)：

	峽陽	建甌	迪口	松溪	鎮前	石陂	水北	建陽	崇安	楓溪	臨江	觀前
拭	—	iɛ̲	—	i̲e̲	—	—	i̲e̲	—	—	—	—	i
翼	i̲a̲	iɛ̲	i̲a̲	i̲a̲	i̲e̲	i̲a̲	i̲a̲	i̲a̲	i̲a̲	—	—	—
食	i̲e̲	iɛ̲	iɛ̲	i̲e̲	i̲e̲	i̲e̲	i̲e̲	i̲e̲	i̲	ie	i	i

從現有的材料來看，「拭」和「食」的表現一致，儘管只有建甌、松溪、水北街和觀前才用「拭」。需要指出的是浦城吳語也用表示「擦」的「拭」。例如：仙陽ɕi^{7}。所以，觀前的「拭」也有可能來自浦城吳語。浦城吳語「吃」不說「食」而用別的來源未詳的字。例如：仙陽lie^{7}，與慶元方言的[ʔdiaʔ^{7}]同源。所以，臨江和觀前「食」的[i]應該是固有讀音。

能夠填補*iə韻的空格的恐怕只有「拭」和「食」兩個字。[31]不過，在沒有發現其他更有力的跡象之前，本文把「拭」和「食」的原始閩北區韻母擬作*iə。

通過*iə的構擬，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對應關係：[32]

閩北	*əŋ「燈」類字	*ə「色」類字	*iəŋ「蒸」類字	*iə「拭、食」
上古	蒸部(帶*ˀ)	職部	蒸部(沒帶*ˀ)	職部(沒帶*ˀ)
中古	登韻	德韻、職韻[32]	蒸韻	職韻

從這個對應關係來看，峽陽方言「織~布」字讀音[tsie^{7}]也值得關注。因爲「織」也是職部(沒帶*ˀ)、職韻的字。只是，目前尚未發現除峽陽方言以外方言的對應例。

建甌和鎮前的「翼」字韻母與*ie韻對應，其他方言裡的讀音則與*ia韻對應。這種語音對應目前難以解決。

31. *iə韻的轄字只有兩個。這種情況並不特殊。比如，原始閩東區寧德方言的*uɔk韻只有「國」字。參看秋谷裕幸(2018: 645–646)。

32. 只舉入聲韻。

5. 結語

本文在Jerry Norman (1969)和孫順(2016)的基礎上構擬了原始閩北區方言中*ə組韻母(*ə、*iə、*əu、*əŋ、*iəŋ)。

以下是筆者自己目前原始閩北區方言韻母系統的方案，共有44個韻母，包括自成音節*ŋ在內，本文所討論的韻母加邊框來表示：

*ɨ治殺鯉齒起箕	*i米死屎十七日鯽	*u蘆糊苧初富角腹	*y書鋸蛀雨竹綠
*a茶加蝦答甲百麥	*ia寫車削摘脊壁	*ua瓜瓦掛話	
*ai排鞋買蹄雞八節		*uai血	*yai鵝蛇快紙
		*uɑi拖麻海帶割	
*au飽炒咬孝	*iau燒笑朝早飯條		
*ɑu刀早好教流			
*e漆虱踢錫	*ie弟匙接帖鐵食		*ye開皮雪月
*ə來菜狸使賊直	*iə拭擦食吃		
*əu老掃頭厚豆留晝			
*o鎖去薄落桌	*io茄補箸藥借尺	*uo過動郭貨	
*oi螺袋杯雷骨國			
*ui跪水肥出			
*iu柱樹秋手九舊			
	*iŋ鹹心針新認兵	*uŋ放雙東工蟲蜂	*yŋ銀筍春雲窮濃龍
*aŋ三杉店坑病晴	*iaŋ行走平命輕姓兄	*uaŋ梗橫	
*aiŋ間板千硯瓶星		*uaiŋ難肝山盤滿算	*yaiŋ鱔囝關~門園
	*ieŋ染鹽添錢年前		*yeŋ船願根近
*əŋ飲米湯等層	*iəŋ甑蒸蠅		
*oŋ敢糖缸長形床江	*ioŋ張香上樣	*uoŋ光荒黃	
*oiŋ酸卵盆村孫粉			
*ŋ□不			

*ui韻以*u為主要元音，*iu韻則以*i為主要元音。*ɨ韻的構擬根據羅傑瑞(1988)。*au和*ɑu以及*uai和*uɑi之間的對立今後還要繼續研究。在原始閩北區方言裡，陰入已經舒聲化，但陽入仍保持著喉塞尾*ʔ(Handel 2003: 71)。所以，「賊、直」等字韻母的實際音值是*əʔ，「食吃」字韻母的實際音值則為*iəʔ。由於*ʔ尾韻與相應的舒聲韻構成互補，所以本文把兩類作爲同一個韻母處理。

方言材料出處

厦門：北京大學(2005)；建甌：北京大學(2005)、李如龍、潘渭水(1998)。浦城石陂、建甌迪口、政和鎮前：秋谷裕幸(2008)；慶元：曹志耘等(2000)。文章中其他沒有注明出處的方言材料均來自筆者的田野調查。

謝辭

本文的寫作得到了北京大學人文基金高級訪問學者項目的資助。自2016年9月6日至10月5日，筆者訪問北京大學中文系。本文的初稿作爲學術交流文章，9月22日在北京大學宣讀。蒙多位專家提出意見和建議。文章寫作過程中多承沈瑞清先生的指教。兩位匿名審稿專家則提供了很多中肯的修改意見。在此謹統致謝忱。

參考文獻

Akitani, Hiroyuki (秋谷裕幸). 2008. *Minbeiqu sanxianshi fangyan yanjiu* 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 [Studies on Northern Min dialects: Shipi, Zhenqian, and Dikou].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Akitani, Hiroyuki (秋谷裕幸). 2014. Pucheng Linjiang fangyan gu quanzhuo rusheng du songqiyin de laili 浦城臨江方言古全濁入聲讀送氣音的來歷 [The origin of aspirated stops and affricates which once belonged to the Middle Chinese full voiced series of entering tone in the Linjiang dialect of Pucheng country]. *Zhongwen Xueshu Qianyan* 中文學術前沿 [Chinese Frontier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9. 108–115.

Akitani, Hiroyuki (秋谷裕幸). 2017. Minbeiqu fangyan de yindiao zhuoshengmuzi kaocha – Jianping Bai-Sha shanggu xinxitong 閩北區方言的陰調濁聲母字考察—兼評白-沙上古新系統 [A study on the words with a upper register tone and a voiced initial in the Northern Min dialects: Referring to the new reconstructed Old Chines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Baxter & Sagart].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Yuyanxue luncong*,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KU (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 (ed.),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vol. 56, 20–75.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Akitani, Hiroyuki (秋谷裕幸). 2018. *Mindongqu Ningde fangyan yinyunshi yanjiu* 閩東區寧德方言音韻史研究 [A phonological history of the Ningde dialect of Eastern Min].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Baxter, William & Sagart, Laurent. 2014. *Baxter-Sagart Old Chinese reconstruction*. (http//ocbaxtersagart.lsait.lsa.umich.edu/BaxterSagartOCbyMandarinMC2014-09-20.pdf.) (Accessed 2015-6-18.) (Version 1.1, 20 September 2014.)
https://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9945375.001.0001

Cao, Zhiyun (曹志耘) & Akitani, Hiroyuki (秋谷裕幸) & Ôta, Itsuku (太田齋) & Zhao, Rixin (趙日新). 2000. *Wuyu Chuqu fangyan yanjiu* 吳語處衢方言研究 [Studies on the Chuqu subgroup of Wu dialect]. Tokyo: Kohb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ed.). 2005. *Hanyu fangyan cihui (dierban chongpaiben)* 漢語方言詞彙（第二版重排本）[The lexicon of Chinese dialects (2nd edition with re-arrangement)].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Handel, Zev. 2003. Northern Min tone value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ftened initial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1). 47–84.

Hirayama, Hisao (平山久雄). 1967. Chuko Kango no on'in 中古漢語の音韻 [Middle Chinese phonology]. In Ushijima, Tokuji (牛島德次) & Kosaka, Junichi (香坂順一) & Todo, Akiyasu (藤堂明保) (eds.), *Chûgoku bunka sôsho 1: Gengo* 中国文化叢書1言語 [Chinese culture book series 1: Language], 112–166. Tokyo: Taishûkan Shoten.

Li, Rulong (李如龍) & Pan, Weishui (潘渭水) (eds.). 1998. *Jian'ou fangyan cidian* 建甌方言詞典 [Dictionary of the Fuzhou dialects].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Norman, Jerry. 1969. *The Kienyang dialect of Fuki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octoral dissertation.)

Norman, Jerry.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Section on Linguistics and Paleography*, 35–73. Taipei: Academia Sinica.

Norman, Jerry (羅傑瑞). 1986. Minbei fangyan de di san tao qing seyin he qing secayin 閩北方言的第三套清塞音和清擦塞音 [A third series of voiceless stops and affricates in northern Min dialects].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86(1). 38–41.

Norman, Jerry (羅傑瑞). 1988. Fujian Zhenghehua de zhi (支) zhi (脂) zhi (之) san yun 福建政和話的支脂之三韻 [The cognates of zhi (支), zhi (脂) and zhi (之) rhymes in Fujian Zhenghe dialect].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88(1). 40–43.

Norman, Jerry. 1996. Tonal Development in the Jennchyan Dialect. *Yuen Ren Society Treasury of Chinese Dialect Data* 2. 7–41.

Songxi County Gazetteer Editing and Compiling Committee (松溪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 1994. *Songxi xianzhi* 松溪縣誌 [Gazetteer of Songxi Country].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Sun, Shun (孫順). 2016. *Yuanshi Minbeiyu de chongxin gouni ji yanbian* 原始閩北語的重新構擬及演變 [A new reconstruc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Proto-Northern Mi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Tsuji, Nobuhisa. 1980.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Guangxi Yue dialects*. Tokyo: Kazama Shobo.

Wu, Ruiwen (吳瑞文). 2015. Lun Zengshe kaikouzi zai gongtong Minyu zhong de yanbian yu cengci 論曾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與層次 [Development and strata analysis on Tseng She unrounded cognates in Proto-Min]. In Hong, Bo & Wu, Fuxiang & Sun, Chaofen (eds.), *Mei Zulin jiaoshou bazhi shouqing xueshu lunwenji* 梅祖麟教授八秩壽慶學術論文集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Zulin Mei on his 80th birthday], 483–519. Beijing: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The vowel *ə in Proto Northern Min

Building on the earlier work of Jerry Norman (1969) and Sun Shun (2016), the present article reconstructs a series of Proto-Northern Min finals with main vowel *ə: *ə, *iə, *əu, *əŋ, *iəŋ.

Keywords: Northern Min dialects, Proto Northern Min, phonological history, vowel *ə

Author's address

Hiroyuki Akitani 秋谷裕幸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hime University
10-13 Dogo-Himata
Matsuyama, Ehime, 790-8577
Japan
kiyokoyaeko@gmail.com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6 November 2017
Date accepted: 11 June 2018